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一百四十七至九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謝大倫

欽定四庫全書

山堂肆考卷一百四十七

明

彭大翼撰

釋教

僧下

翹足

長髭禪師往曹溪禮祖塔回叅石頭石頭云嶺頭一尊
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只欠點眼石頭云莫要
點眼麼師曰便請石頭乃翹一足師禮拜石頭曰汝所

見什麼便禮拜師曰某甲所見如洪鑪上一點雪

賣身

南泉示衆云王老賣身阿誰要買一僧云某甲買師云
他不作貴價不作賤價作什麼生買僧無對趙州代對
云明年來與和尚縫個布衫

雪峰趯毬

古禪師語錄雪峰和尚趯三個木毬有時見僧來趯出
一個有時趯出兩個見玄沙來三個一時趯出玄沙撒

開兩手作仰倒勢雪峰曰汝在彼用一個用三個曰三
卽一一卽三

羅什食針

鳩摩羅什不拘細行諸僧故多效之什乃聚針盈掬食
之諸僧皆愧服

藥山練形

唐朗州刺史李翱問藥山惟儼禪師曰如何是道師曰
雲在青天水在瓶翱贈以詩曰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

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瓶又問
如何是戒定慧師曰太守欲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上
生深深海底行閨閣中物割捨不得便為滲漏師一夜
登山大笑翻復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
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笑一聲

懶殘垂涕

唐高僧明瓚居衡山石窟中為衆僧執役食退卽收所
餘食食之以其性懶而食殘因號懶殘德宗遣人召之

寒涕垂膺使者笑之且勸拭涕瓚曰我豈能有工夫為俗人拭涕耶竟不能致

運水搬柴

襄陽龐居士名蘊字道玄初謁石頭和尚復與丹霞禪師為友石頭問日用事作麼生對曰日用言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後叅馬祖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汲盡西江水即向汝

道居士頓悟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樂頭
共說無生話居士有女靈照不嫁亦悟道女常製竹灑
離賣以供朝夕居士將入滅使靈照視日及午以報靈
照遽報曰日蝕居士出戶觀次靈照卽登父座合掌而
亡居士笑更延七日而化

張弓架箭

傳燈錄石鞏和尚常張弓架箭以待學者義忠禪師詣
之石鞏曰看箭師乃披襟當之石鞏曰三十年張弓架

箭只射得半個漢

叟聽經

有高僧講經嘗有一叟求聽問其姓氏乃潭中龍也云
去歲天旱得閑來此聽經僧曰公能救旱乎曰帝封江
湖不得擅用用僧水可乎曰可乃就硯吸水徑去是夕
大雨水皆黑

妓求詩

宋僧道潛姓王字參寥能詩文與蘇東坡遊東坡在黃

州參寥自錢塘訪之坡席上令妓馬娉娉乞詩于參寥
參寥口占一絕與之詩見美婦人類東坡喜曰予嘗見
柳絮落泥中謂可入詩料不意此老收得可惜也又參
寥嘗與陳師道論詩師道深偉之作序送別其略云釋
門之表士林之秀而詩苑之英也

打破醬甕

百丈禪師因馬大師致醬甕師集衆以拄杖指甕云大
衆道得即不打破道不得即打破衆無對師乃打破歸

方丈

踢倒軍持

宋王半山和俞秀老禪師詞云何如直截踢倒軍持羸
取漚山按軍持取水瓶常貯水隨身以淨手梵云軍持
此云淨瓶踢倒軍持勸其勿事行腳也寄歸傳云軍持
有二若甕瓦者是淨用若銅鐵者是濁用羸取漚山者
言漚山和尚嘗欲謀住山曰此山名骨山和尚是肉人
之骨肉不相離言僧人不當離山也

豐干饒古

傳燈錄豐干禪師居天台國清寺嘗乘虎入松門衆僧
驚駭後于天台寺示滅初問丘公將出牧丹陽豐干謁
之公乞一言示此去安危豐干曰到任後謁文殊普賢
曰二菩薩安在師曰國清寺執爨洗器寒山拾得是也
問丘尋至寺見二人圍爐笑語問丘不覺致拜二人連
聲咄叱寒山執問丘手笑曰豐干饒古初豐干經行赤
城山中見道側兒啼乃携至國清寺付典座曰或人來

認可還之名曰拾得後稍長沙門靈熠令知食堂即對
像盤飧復令滌器卽斷竹為筒投殘食于內寒山即來
負之而去又令護伽藍廟為烏鳥食其供拾得以杖擊
神首罵曰汝食不能護安護伽藍乎是夕闔寺僧夢神
曰拾得打我又嘗驅牛曰此知僧事者卽呼亡僧牛即
應之衆皆愕然寒山者隱天台始豐縣西寒巖幽窟中
遂名寒山子以樺皮為冠時來國清寺從拾得取衆僧
殘食菜滓食之或叫噪凌人或望空漫罵以杖逐之翻

身撫掌大笑問丘公見而拜之寺僧驚曰太官何禮風狂夫耶問丘復詣寒巖送衣物即縮入石穴縫合無跡

藥山遮眼

有僧問藥山禪師為什麼看經師曰我只圖遮眼

居閣臨書

僧智永王右軍七代孫名法極住會稽嘉祥寺常居閣上臨書三十年所退筆頭置之大竹簾簾受一石餘而五簾皆滿人來求書戶限為之穿穴因以鐵裹之人謂

之鐵門限

逢場作戲

傳燈錄鄧隱峰參馬祖一日辭謁南岳石頭和尚馬祖云石頭路滑隱峰對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纔到石頭遶床三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云蒼天蒼天隱峰無語卻回舉似于師師云汝更去見他道蒼天蒼天汝便噓噓隱峰又去一如前問石頭乃先噓噓隱峰又無語歸師曰我向汝道石頭路滑按王介甫佛書語錄

哀莫哀于心死禪家所謂蒼天蒼天也

衣鉢隨身

長阿含經凡沙門衣鉢隨身譬如飛鳥又四十二章經
僧行道如牛負深泥中疲極不敢左右顧

虎豹潛迹

玄奘禪師唐貞觀初往西域取經至罽賓國道險不可
過玄奘閉室而坐至夕忽見老僧授以心經一卷令誦
之于是虎豹潛迹因得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以貞觀

十七年還令住玉華翻譯經藏又玄奘彈古念梵語心經以授流沙之龍

息惡行慈

僧落髮後稱沙彌華言為息慈謂安息在慈悲之地又謂息惡行慈也

離喧入定

賈島詩瓶殘秦地水錫入晉山雲秋月離喧見寒泉入定聞

放下布袋

布袋和尚形材臃腫額皤腹以杖荷一布囊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市見物輒乞醯醢魚菹纔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又問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

咒破石屏

僧惠崇謁徑山欽法師自謂誦觀音經功無比師曰吾坐石屏後能咒之令破否曰可遂咒之石屏破裂為三

片

三平破衲

三平和尚有真身塑像在麗水之大安院本僧破衲若
蟬翼藕絲其徒寶之

自新紙衣

吳越史有僧自新嘗衣紙衣住廣德山院識元王瓘于
衆中是也

預言成敗

趙石勒以天竺僧佛圖澄能預言成敗頗有驗敬事之
石虎即位事之尤謹衣以綾錦乘以雕輦

逆知吉凶

婁道者宋漣水軍人生有異相掌中一目中指七節長
為承天寺僧有大智慧逆知吉凶真宗嘗召問禁中事
仁宗初生晝夜啼不止道者摩其頂曰莫叫莫叫何似
當年莫笑啼遂止後歸鄉有新知軍雅不喜道者遂告
其徒曰緣盡當滅乾興元年右脇側卧而化知軍疑其

詐命焚之凡三日忽雷雨驟作火遂滅乃口中出烟自焚立盡獨留目睛舌根不壞出舍利無數

草書獨步

唐僧懷素姓錢零陵人得二王真跡及二張草書而學之漆盤三面俱穴贈之詩歌者凡三十九人皆當世名流顏真卿作序李白詩云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即此

悟道同時

馬鳴比丘於花氏城中與五百子同時悟道

買山而隱

世說支道林就深公買印山深公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叩冰而浴

叩冰和尚崇安人名藻光出家叅雪峰真覺禪師住瑞巖院前有溪遇冬輒叩冰而浴

嘗水卜地

梁天監元年有天竺僧智藥自西土來泛舶至漢上尋
流至韶州曹溪水口聞其香掬嘗其味曰此水上流有
勝地尋之遂開山立石竇林乃云此去百七十年當有
無上法寶在此演法令六祖南華是也

問山結菴

龍湖禪師名普聞唐僖宗第三子往湖南石霜寺叅禪
及去囑之曰汝逢乾即止逢陳即住至邵武問其山曰
大乾問居者曰有一道士姓陳師悟遂結菴居焉

龍潭遺餅

龍潭崇信禪師賣餅家子也悟和尚居天皇寺師日以
十餅遺之悟嘗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自念曰
餅是我持來何反遺我遂問焉悟曰是汝持來復汝何
咎師曉玄旨遂請出家

善道碓米

石室善道和尚見杏山僧衆相隨善道潛往碓米杏山
曰貧道難消善道曰無心碗子盛將來無縫合盤合將

去說甚麼難消

論逍遙篇

支遁居會稽能仁寺時王羲之作郡遁往訪之因與論
莊子逍遙篇遁作數千言才藻新奇如花爛發羲之披
襟解帶留連不能捨

紹精密教

無言和尚姓李氏紹祖父精密教法嘗持一鐵鉢入定
呪誦欲晴則鉢內火光燭天遂霽欲雨則鉢中白氣上

升遂雨蒙氏封為灌頂國師

傳燈

僧以法傳度小師曰傳燈蓋以燈喻法謂能破暗也唐詩傳燈無白日宋蘇州僧道元續佛祖及近世名人禪語為傳燈錄三十卷

刻漏

國史補唐僧慧遠在廬山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製器狀如蓮花置水盆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沈每晝夜

十二沈為行道之節後越僧靈澈得蓮花漏於廬山傳
於江西觀察使韋丹唐張喬詩遠公獨刻蓮花漏猶向
山中禮六時

乞法乞食

梵語云比丘秦言乞士謂上於諸佛乞法資益惠命下
於施主乞食資益色身

無念無營

清異錄沙門愛英住池陽村其示人之語曰萬論千經

不如無念無營時
郡娼滿瑩娘多姿而富情又真女中
麟鳳也進士張振祖以無念無營有情有色製一聯云
門前草滿無無老牀底錢多有有娘

性好林泉

唐穆宗時有韜光禪師結茅於杭州靈隱寺西峯與鳥
巢布衣為友刺史白居易重其道嘗具饌飯之以詩邀
云白屋炊香飯葷羶不入家瀉泉澄葛粉洗手摘藤花
青芥除黃葉紅薑帶紫芽命師來伴喫齋罷一甌茶師

答曰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巖阿枕石眠不解栽桃陪
玉勒惟能飲水種金蓮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
碧天城市不堪飛錫到恐驚鶯囀畫樓前

性喜吟咏

唐僧靈澈會稽洪氏子也身雖為釋性喜吟咏嘗從嚴
維學一時名公巨卿多賓禮之終於定山開元寺

身坐圓光

圓覺大師姓李隴西人家於遂寧之長江師事成都金

和尚授以二訣大歷七年忽見端相身生圓光中遠近
花木變成蓮萼後端坐而化

心如灰

高僧鬼戒行精潔嘗有一女子寄宿自稱天女以上人
有德天遣我來勸勉其意鬼執意貞確一心無擾曰吾
心若灰無以革囊見試女乃凌空而去顧曰海水可
生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心堅貞

即色論

世說支道林造即色論畧曰夫色云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為空色復異空

剃頭書

人勸劉淨翁捨俗出家黃山谷云淨翁在家出家無俗可捨戲作頌曰淨名龐老總垂鬚君宰元無免破除心若出家身若住何須更覓剃頭書又金色女白文殊曰非以自剃髮為出家若能發大精進為除衆生一切煩惱是名出家非以阿蘭若處獨坐思惟名出家能於生

死流轉中以定慧方便化令解脫是名出家

金舌和尚

唐金舌和尚趙人睿宗開成間三召不至乃截其舌以進上即命焚之乃為金舌夜哦經如故遂以金舌名之

布毛侍者

傳燈錄道林禪師有侍者辭去師曰何往曰往諸方學佛法師曰若是佛法此中亦有少許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其人遂悟時謂布毛侍者

遊五臺

豐干禪師謂寒山子曰汝與我遊五臺即我同流若不去非我同流曰我不去豐干曰汝不是我同流寒山子却問去五臺作什麼曰我去禮文殊寒山曰汝不是我同流又杜順問一僧云汝去什麼處僧云去五臺山又問汝作什麼僧云去禮文殊順曰文殊不在五臺山僧罔測再問在什麼處順以頌答曰游子漫奔波尋山禮土坡文殊只這是何用覓彌陀

超三界

僧普實九歲遇僧話如宿契遂出俗從通禪師居天寧寺携錫遍歷禪席嘆曰不超三界非丈夫也自是節食毀形謁石鍾會禪師隱楊板山習定一紀出遊衡嶽升座說法有天花飛墜白鶴翔空之異

慧忠三問

唐代宗時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慧眼帝令與慧忠國師試驗三藏見師禮拜師問曰汝得他心通

耶汝道老僧心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乃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師再問汝道老僧心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第三問語亦同前三藏罔知去處師叱曰這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後有僧問趙州曰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心未審在什麼處曰在三藏鼻孔上曰為什麼三藏不見云只為太近

曹溪一句

法達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六祖曰心迷法華轉心悟
轉法華誦久不明已與人作仇家無念念即正有念念
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如所有珍財盡屬於汝
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
法華經法達喜作偈曰經誦三千部曹溪一句亡未得
出世旨寧免累生狂

喫百頓棒

洛甫禪師在夾山典座三年喫百頓棒後來大悟曰斬

新日月特地乾坤

頌三轉語

百丈恒和尚有時上堂衆纔集云喫茶去便下座有時
上堂衆纔集云珍重便下座有時上堂衆纔集云歇便
下座衆人罔測百丈作一頌頌此三轉語百丈有三訣
喫茶珍重歇直下便承當敢保君未徹古禪師云據他
三度上堂恰似個好人後作此頌如面上雕兩行字老
僧與汝注出百丈有三訣賊身已露喫茶珍重歇賊物

出來直下便承當敢保君未徹抱賊斷事也

願假一乘

宋僧自清紹興中居泰山寺性疎狂屢被師責一日謂師曰弟子欲往京都見天子願假一乘師怒曰冀箕扛汝自清即成一偈云冀箕扛出轎擡回優鉢羅華向日開但願老僧高着眼管教平地一聲雷遂辭去忽一日乘傳至奉勅重整山門賜號曰雲風和尚按優鉢羅華謂黃白色花也謝無逸詩閭浮檀水心無染優鉢羅華

體自香

遂精五門

高僧傳僧督得禪法要遂精五門

五禪

毘廼道院集禪有五有凡夫禪外道禪小乘禪大乘禪
最上乘禪傳燈錄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
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真之
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真理而修者是

大乘禪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
自具足我心即佛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諸方廣語
有一僧辭歸宗往諸方學五乘禪歸宗曰我這裏有一
味禪為甚不學僧曰如何是一味禪歸宗便打無為經
有三輩禪坐禪為上輩誦經為中輩助眾為下輩

七眾

圓覺經七眾謂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室羅末尼
此出家五眾優婆塞優婆夷此在家二眾總謂之七眾

又比丘比丘尼并在家二衆謂之四衆又有四道謂果
僧菩薩僧佛應化僧聖應化僧也

知三生

韻府昔有一省郎遊法華寺夢至碧巖下老僧前烟穗
極微老僧指香烟謂省郎曰此是檀越結願香烟存而
檀越已三生矣第一生玄宗時劍南安撫官第二生憲
宗時西蜀書記第三生即省郎今生也省郎恍然悟自
已三生為世人也按佛家以施主為檀越又曰檀那

付五戒

傳燈錄元珪禪師有異人綦冠而至曰我嶽神也稽首
乞戒師曰付汝五戒能不淫乎能不盜乎能不殺乎能
不安乎能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能是是為佛戒又
如說比丘成就六法能以口風吹散雪山

禮六時

傳燈錄天竺婆修盤頭陀一食坐禪不卧六時禮佛清
淨無欲二十祖闍夜多欲度之問其徒曰此頭陀能修

梵行可得成佛耶曰我師精進何不可夜多曰汝師與
道遠矣設若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其徒作色
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夜多曰我不求道亦不顛
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
亦不褻食心無所希名之曰道婆修便於言下知歸發
無漏知果按六時謂自寅至未是也僧規以六時經行
六時燕坐經行六時曰幽谷時寅也高山時卯也日照
高山平地時辰也可中時巳也正中時午也鹿苑時未

也至申則旦過而退又五行志以從卯至申為六時

護三寶

蒲州懷巖寺僧曇延年十六身長九尺餘垂手過膝目光外射初聞涅槃經便悟旨臨終遺啓云法王御世最荷深恩護持三寶終始莫二言訖而逝又廣語云慧海禪師觀察自心一體三寶僧問曰何為一體三寶師曰心是佛佛是法佛法無二和合為僧即是一體三寶

三聚

衡岳慧思禪師以大小乘定慧等法根引喻後學俾習
聽忍行奉菩薩三聚戒衣服率用布寒則加以艾北齊
天保中駐錫光山縣靜居山梵天院

三皈

僧有三皈皈依佛皈依法界皈依僧也

雲霞思

唐詩雲霞思獨玄謂禪思也

水月心

唐詩水月心方寂水月心禪心也又詩野客雲為心高僧月為性

竺僊

僧貫休詩夜雨山草濕葉籟襍枯木間吟竺僊偈清絕過於玉

禪伯

僧善權詩諸宮禪伯唐齊己淮甸詩豪宋惠崇

幸民

五代漢司勳員外郎李欽明上言古語曰一夫不耕一婦不織必有受饑寒者矣聖化之內且約十萬僧尼每日人食二升十萬人日費二千石以日計月其數可知每一僧歲中須絹五匹綿五兩十萬僧計絹五十萬匹綿五十萬兩此輩不耕不蠶實數大倫臣謂聚僧不如聚兵僧富不如民富經曰聖人在上國無幸民民之多幸國之不幸

說客

開元修造記會昌之詔不過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
若夫毗盧遮那宮殿充滿十方書入三世於諸境界無
所分別彼又安能廬吾廬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世
界藏在一微塵中彼又安能火吾書無我無人無衆生
彼又安能人吾人黃庭堅曰此上人者如來藏中之說
客菩薩藏中之遊俠耶

不住子

僧曰不住子唐詩精廬不住子

善宿男

秦言僧為善宿男唐言近事男亦云清信士

賜紫

漢魏之世出家者多着赤布僧迦梨及秣陵諸僧衣色
倣西竺皆着黑後周忌聞黑衣之識悉屏去黑色着黃
色衣至唐武后以僧法朗譯大雲經命賜紫袈裟則僧
之賜紫自天后始也一說忌黑乃北齊非後周也

賜黃

僧舊着黑衣元文宗寵愛僧欣笑隱賜以黃衣其徒後
皆衣黃故歐陽原元題僧墨菊詩苾蒭元是黑衣郎當
代深仁始賜黃今日黃花翻潑墨本來面目見馨香按
今制禪僧衣褐講僧衣紅瑜伽僧衣葱白瑜伽今應赴
僧也

給牒

唐會要天寶六年五月制僧尼令祠部給牒則僧尼給
牒自唐明皇始也

納錢

唐食貨志肅宗鳳翔間鄭叔清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請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度僧道則空名度牒自唐肅宗始也

命官

事物紀原隋文帝以沙門彥琮為翻經館學士命僧以官自此始唐以不空為開府儀同三司試鴻臚卿宋太祖加僧元靄朝散大夫階太宗加法賢試光卿階朝散

大夫

賜諡

後魏太祖時僧法果卒諡趙胡靈公此僧賜諡之始唐
代宗大厯中興善寺胡僧不空卒諡大慈正廣智不空
三藏和尚宋咸平中賜法賢諡慧辯法天諡元覺施護
諡明悟祥符中又詔誌公真覺大師宜加為道林真覺
太師詔泗州僧伽大師宜加為普照明覺大師

僧錄

洪明集後魏太祖皇始中以沙門法果為僧統管攝僧徒隋文帝以師賢為僧統又叅玄語錄後秦姚萇立道碧為僧正秩同侍郎元魏以沙門僧顯為京師統隋分置十統唐罷統立兩錄司於京邑謂之僧錄

僧錄

唐武后延載元年勅天下僧尼隸祠部此祠部轄僧之始

僧封

洪明集元魏封法果輔國宜城子加忠信侯安國公唐封不空肅國公僧之得封自後魏太祖始也

僧贈

元魏法果卒贈老壽將軍唐不空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司空

僧譯經

唐世譯經有筆受官以朝臣為之佛陀多羅譯圓覺經也房融為筆受是矣宋太宗譯經院成始命梵僧譯經

用梵學筆受二人譯經綴文二人證義八人其後以惟
淨為筆受

僧統兵

唐武后以僧懷義為新平道大總管討突厥以僧統兵
僅見於此

尼僧

事物紀原漢明帝既聽劉峻出家又聽洛陽婦女阿
潘出家此中國為尼之始也

鄔婆斯迦

釋氏要覽梵語云鄔婆斯迦又云優婆夷夷即女聲字也又云優婆尼

式叉摩那

梵語云式叉摩那此云學法女似今之尼長髮也

何克捨宅

事物紀原東晉何克捨宅安尼此尼寺之始也

王縉造寺

南部新書王縉為相乃為妾起感應寺宏麗無比當時頗為識者所笑

愛姬為尼

郭代公愛姬薛氏幼嘗為尼白樂天嘗贈以詩

乳母為尼

紀異錄楊凝式性滑稽有精舍老尼即王令公家乳母也楊至精舍乳母不為禮楊乃書壁云暇日遊老比丘院延待甚厚尼甚感之後悟老比丘之言立丐墁之

祠部給牒

唐會要天寶六年五月制令祠部給僧尼度牒

上帝賜寶

唐肅宗上元中楚州尼真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羣臣表賀

武后為尼

武后名嬰一名媚娘太原士族之女為太宗才人太宗崩放宮女武氏出為尼

全后為尼

宋朝全太后子羸國公避大元之亂母為尼子為僧及大元得天下宣政院大臣奏曰宋全太后母子皆為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頃乞賜例免徵其租稅詔曰可

命僧為狀

柳文大明和尚卒弟子尼無染命僧靈嶼為行狀凡莖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立碑事今無染實涕淚以求

憑鬼言事

溫公日錄于尼者嘗適人生子後為二鬼所憑言事或有驗遂為尼名惠普士庶遠近輻輳以佛事之

在寺講說

東晉廢帝太和三年洛陽東寺尼道馨通法華維摩研窮理味為一方宗師此尼講說之始也

居室焚誦

宋呂伯可慈竺院記歛尼祖證幼即始疏誦經滿然有物外意嘗往師能仁寺尼如通旋返其家靜居一室日

以焚誦為事或問之曰出家兒當如是耶證曰此吾七
教中所謂優婆夷師道林所謂在家菩薩而金色女所
謂名出家者不必在阿蘭若處也

受戒

薛婆多師資傳宋元嘉十一年師子國尼鐵索羅等于
建康南林寺壇上為景福寺尼惠果淨音等受戒法事
此尼方受戒之始

立壇

僧史略初僧尼受戒本同壇自宋太祖不許尼往僧寺
中開寶五年二月詔尼有合度者只許於本寺起壇受
戒蓋自此始別立尼受戒壇也

山堂肆考卷一百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山堂肆考卷一百四十八

明 彭大翼 撰

道教

道士

大霄琅書經人行大道號曰道士又曰鍊師曰羽客
又曰黃冠子宋太祖禁道士不得畜妻孥前此皆有
妻室至是始與僧同禁

幽逸

樓觀本記周穆王尚神僊因尹真人軌草制樓觀遂召
幽逸之人置為道士

高玄

三洞道科道士有五一天真道士高玄真人之流也二
神僊道士杜冲尹軌之例也三山居道士許由巢父之
比也四出家道士宋倫彭諶之匹也五在家道士黃瓊
錢鏗之倫也

玉局

成都有玉局觀東漢永壽元年李老君與張道陵至此
有局脚玉床自地而出老君昇坐為道陵說南北斗經
既去而座隱洞中因成洞穴故以玉局名之

金門

南唐保大中寵泉州道士譚紫霄得以出入金門號金
門羽客又宋永嘉人林靈素以方術得幸徽宗亦賜號
金門羽客一日侍宴太清樓下見元祐黨碑靈素稽首
上恠問之對曰碑上姓名皆天上星宿臣敢不稽首為

詩云蘇黃不作文章客童蔡翻為社稷臣三十年來無
定論不知奸黨是何人

署位

太上丹簡墨錄經凡道士受法位至真一太一素券之
號可署先生之位

練符

靈寶五練經昔赤明天中道士鄭仁安功德未滿歿於
長桑北戎之阿玄和先生於此五練生尸之符鬱然而

起為上宮南帝老君

服氣鍊形

白氏六帖齋心受錄服氣鍊形暑不流汗冬不挾纊膚體顏色冰清玉溫未識者望之疑為神僊中人也

杜禍興福

陸法師曰凡道士以道德為父神明為母清淨為師太和為友大戒三百以杜未兆之禍威儀三千以興自然之福

守庚申

洛中記道士程紫霄有朝士夜會終南太乙觀拉師共
守庚申師作詩云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良與道相依
玉皇已自知行止任汝三彭說是非酉陽雜俎凡庚申
日三尸言人過於天帝七守庚申三尸減三守庚申三
尸伏按三彭者三尸之姓謂彭質彭矯彭居也凡學僊
者先絕三尸故柳子有罵三尸文

醺星宿

譚紫霄有道術能醮星宿踏步魁罡禁沮鬼魅南唐主
至建康賜之道號階以金紫皆不受金陵既下紫霄無
疾而卒人謂之尸解

贈鵝

僊傳拾遺道士管霄霞籠紅鵝一隻遺王羲之請書黃
庭經曰此鵝乃僊鵝也後果飛昇去按埤雅鵝善轉旋
其項古之學書者法以動腕故羲之好鵝

索象

續博物志唐李德裕好餌雄朱有道士李終南笑曰此是世間凡火服之反促壽因出一玉象狀如拳曰此可求勾漏瑩徹者為餌燃香致象鼻下勿令婦人雞犬見之三五日象自服之即復吐出乃可服此火玉太陽之精凝結已三萬年以相公好道因以奉借又出金象云此是雌者貴其相伴不爾玉象飛去德裕服之顏面愈少乃于都下採購名姝至百不止由是象砂不復吐後南遷再遇道士道士怒甚索二象是夕風雨濤瀨并作

二象如團火自然飛出德裕歿於朱崖

種五果

真誥秦孝王時道士周大賓住句曲山下種五果

種三花

脩真說漢有道士自外國將貝多于於嵩山下種之一
年三花白色香美李白詩相思為折三花樹

東園公

祛感論山居道士王倪善卷東園公角里先生之類是

也東園公等姓名俱見隱士

西門惠

漢書道士西門君惠知王莽將終劉氏復為天子按西門姓君惠名

給戶

樓觀本記平王東遷洛邑又置道士七人漢明帝永平五年置三十七人晉惠帝度四十九人給戶三百後魏武帝為九州置壇又度三十五人文帝幸雍謁陳熾法

師置道士五十人

賜湖

見湖

燒香

江表傳道士于吉琅琊人孫策平江東忌而欲殺之諸將皆勸勿殺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捨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嘗以絳帊蒙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為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

吞奕

舒城人崔之道為真源宮道士嘗見二僊人對奕與一奕子令之道吞之後尸解

乞長生訣

六帖紫陽真人周義山聞有藥先生得道在蒙山能讀龍嶠經乃追尋之遇羨門子高再拜乞長生訣羨門子高曰汝名在丹臺玉室何憂不僊

合大還丹

舊史唐高宗令劉道士合大還丹成而上之及卒唯有
空皮而背開拆如蟬蛻真僊傳有小還丹大還丹大還
丹者言其九轉循環也

詣謁光庭

蜀有道士詣紫極宮謁杜光庭朝夕飲醉惟唱感庭秋
詞一夕列筵二青衣童立侍及光庭歛戶乃令二童收
拾筵具摺疊之隨手而小又將二童合為一處可寸許
悉納冠中啟戶已不見矣按光庭唐縉雲人咸通中進

取不利入天台山學道應制為道門領袖僖宗時從幸興元後隱青城山蜀王建封為廣成先生

相識師服

韓文公云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山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作詩彌明在其側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喉中又作楚語視之若無人忽軒衣張眉指爐中石鼎謂喜曰子能與我賦此乎劉援

筆題其首二句次傳於喜道士啞然笑曰吾不解世俗
書子為我書吾句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
有似譏二子又云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聲皆脫穎含
譏諷二子思竭起謝曰尊師非人也某伏矣願為弟子

寓形人間

蔣防文云鶴骨松貌泉停谷虛寓形人間天地無累與
扶桑公陶隱君遙為師友矣

寄跡法中

韓文公送張道士序張道士嵩高之有道者通古今學
有文武長才寄跡老子法中為道士以養其親九年聞
朝廷將治東方諸侯貢賦之不如法者三獻書不報長
揖而去

篆八字

北夢瑣言後唐清泰中道士龐式於嵩陽觀聚課有薛
學士者因上山樵採見道士五人曳輕羅羽帔身長大
欲攜同去薛辭之乃褫其褙背上朱篆一行八字道士

乘虛而去薛歸觀話其事無有識其篆者

隔兩塵

吳人丁約隱于卒伍韋子威師事之三日辭去約謂子威曰郎君得道尚隔兩塵言子威尚有兩世塵緣未滿也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

擁琴

列仙傳稷丘公者泰山下道士漢武帝東巡狩乃冠章甫衣黃衣擁琴來迎帝曰勿上上必傷指帝上左指折

帝為丘公立祠

得劍

龍游崇信宮道士鄧去奢劉宋初隱於處州之郊山一
年天人謂曰石下有天師佩劍去奢修煉三年果得之
乃得道仙去

步虛聲

異苑記陳思王游魚山聞空裏有誦經聲清遠寥亮因
使解音者寫之為神仙之聲道士效之作步虛聲王建

詩曰道士寫將行氣法家童授與步虛詞

回風術

俞靈瑣河間人入衡山九真觀修道十餘年南嶽赤君授以回風術行之二十年能坐見天下事如在掌中

養雞

萬州城南有道士年九十九自言交趾人因渡海船壞結菴于此養一雞大如倒挂子日置枕中啼即夢覺又畜一胡孫小於蝦蟆以線繫几案間道士飯已即登几

食其餘又有龜狀如錢置合中時使出戲衣褶間僧惠洪見之戲曰公小人國中引道人也

畫牛

處州道士范子珉嗜酒落魄譚人意外事多奇中善畫牛往訪郡人錢竿曰負公畫四軸故來相償畫成儼然就逝將斂得片紙於席間書曰庚申日天帝召范子珉蓋其亡日也

講還元篇

張無夢永嘉開元觀羽士也宋真宗召對無夢講易謙卦上問獨講謙卦何也對曰方大有時宜守之以謙復命講還元篇數對詳明真宗大悅賜以詩寵其還山

誦度人經

道士章思廉居遂昌壽光宮誦度人經有悟遂默不語踰四十年預言休咎多驗

鑿地得書

見後身

入殿聞鼓

五代張薦明為道士高祖召見延入內殿聞宮中奏時鼓薦明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聲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

法喜點易

葉法喜處州人唐明皇贈詩青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碧牕寒滴露研硃點周易

南公識數

徐廣曰南公楚人善言陰陽虞喜志林南公道士也識興廢之數知亡秦者必楚也

倣三身

朱子語錄道家之學出於老子其所謂三清蓋倣釋氏三身而為之爾釋氏所謂三身法身者釋迦之性也報身者釋迦之德業也肉身者釋迦之真身而實有之也今之宗其教者遂分為三像而併列之則既失其指矣而道家之徒欲倣其所為遂尊老子為三清曰玉清元

始天尊上清太上道君太清太上老君而昊天上帝反
坐其下悖戾莫甚且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
上清太上道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三像又非與老
子為一而老子又自為太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之失
而又失之者矣

遵三景

太上八素真經凡道士遵三景稱三景弟子已度三人
得稱三景法師黃庭經有三景謂內景中景外景也

隱天台山

唐睿宗景雲中召天台山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術數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安肯勞心以學術數乎上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乎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嘆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

主天慶觀

安陽人李志方金宣宗時為戶部令史中原多故棄官

隱隆慮山坐鍊久之號重玄子嘗主天慶觀有萬鶴繞壇之異平生不作詩惟羽化時留頌曰四大既還本一靈方到家白雲歸洞府明月落棲霞投筆而逝

崖山見丁謂

見貶謫

吉陽逢趙鼎

金明縣道士自稱白雲片鶴宋宣和初游汴見趙鼎大呼曰中興名相人驚異之他日又遇鼎曰吉陽相逢後

鼎紹興五年為相有重名晚竄吉陽忽與白雲相見白雲曰憶疇昔之言乎公將歸矣未幾鼎果卒又宋張詠嘗遊京師於封丘門逆旅遇一道士與飲至醉詠曰不知姓名異日何以相識道士曰我神和子也異日見子於成都後詠守成都始異其言嘗以物色訪之弗得後見天慶觀院堂壁上畫像一道人肖逆旅所見視其題曰神和子詠悵然自失按神和子姓屈突名無為五代人

賜號

元魏世祖賜寇謙之天師之號唐玄宗賜李含光曰玄
靜先生宋真宗賜陳搏希夷先生神宗賜張璪為冲靖
處士

賜諡

梁陶弘景卒賜諡正白先生道士有諡自弘景始

命官

唐高宗時賜葉靜能入直翰林為國子監祭酒中宗時

墨勅鄭思普為秘書監玄宗時授葉法喜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按法喜乃靜能姪孫

封公

後周武帝時道士衛元嵩封蜀郡公唐玄宗時葉法喜封越國公

賜衣

唐中宗神龍初加道士葉靜能金紫之階而未頒紫衣至代宗時李泌立大功李輔國將不利之泌乞為道士

上賜以紫衣其後道士賜紫自泌始也

給牌

宋天禧中詔內出聖祖神化金寶牌分給在京宮觀及外州名山聖跡之處面文曰玉清昭應宮成天尊萬壽皆文曰永鎮福地諸郡道正副掌之又道士召將用令牌按援神契周禮牙璋以起軍旅漢置銅虎符上圓下方刻五牙文若垂露狀背文作一坐虎銘其旁曰古牙璋作虎符今令牌即其法也

符錄

黃帝出軍決帝討蚩尤夢西王母遣人以符授之帝寤立壇而請有玄龜銜符從水中出置之壇中道家符錄始此人君詣道壇受符錄始于南北朝魏宋趙清獻有奏狀乞勘壽星觀道士王守和授符錄及登壇作法希求金帛惑亂風俗等事

香燈

援神契古者祭祀有燔燎至漢武帝祀太乙始用香燈

又道法劃地為獄以米為界後世道家鋪燈用米本此

置階

宋哲宗時置道階凡二十六級道者有階始此

給俸

宋哲宗始給道士俸道士有俸始此

女道士

金僊

唐景雲元年睿宗第八女西成公主出家為女冠二年

改封為金僊

玉真

睿宗第九女昌隆公主與西成並出家為女冠二年改封為玉真

殄花絕粒

唐顏真卿麻姑壇記自麻姑發跡于茲嶺南真遺壇于龜原花姑表異於井山今女道士黎瓊僊年八十而容色益少曾妙行夢瓊仙而殄花絕粒

敲磬進箏

唐項斯送宮人入道詩願隨僊女董雙成王母前頭作
伴行初戴玉冠多誤拜欲辭金殿別稱名將敲碧落新
齋磬却進昭陽舊賜箏日暮焚香繞壇上步虛尤作按
歌聲

泛海求師

續僊傳蜀女真謝自然果州南充人泛海將詣蓬萊求
師為風飄至一處見道人指言天台司馬子微名在丹

臺身居赤城真良師也蓬萊隔弱水三萬里非舟楫可
行非飛僊無以到自然乃回求子微受度後於唐貞元
十年金泉山白日上升

陞座演訣

韓愈華山女詩華山女兒家奉道欲驅異教歸僊靈洗
粧拭面着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遂來陞座演真訣觀
門不許人開扃

特異陽臺

李白送女道士褚三清遊南岳詩吳江女道士頭戴蓮
花巾霓衣不濕雨特異陽臺神足下遠遊履淩波生素
塵倦尋向南岳應見魏夫人

不慙弄玉

蘇東坡題唐玉真公主修道處不慙弄玉騎丹鳳應逐
嫦娥駕老蟾

山堂肆考卷一百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山堂肆考卷一百四十九 明 彭大翼 撰

神祇

神

禮祭法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恠物皆曰
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
不祭

佐禹治水

夷陵州西黃牛峽有黃陵廟相傳神嘗佐禹治水有功
蜀漢諸葛亮建祠于此一名黃牛廟

為秦將兵

翁仲姓阮身長一丈二尺少為縣吏為督郵所笞嘆曰
人當如是耶遂入學究書史秦始皇併天下使翁仲將
兵守臨洮聲振匈奴秦人以為瑞翁仲或遂鑄銅像置
咸陽司馬門外

伐殷立周

太公陰謀武王伐紂都洛邑天大雨雪甲子朔五神車
騎止王門之外欲謁武王王曰諸神各有名乎師尚父
曰南海神名祝融北海神名玄冥東海神名勾芒西海
神名蓐收河伯名馮脩使謁者以名召之神皆警而見
武王王曰何以教之神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各奉
其使武王曰子歲時無廢禮焉

觀政佈福

說苑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使過曰是

何故有之乎對曰國將興民神無怨故神降焉觀其政
德而均佈福焉國將亡民神痛怨無所依懷故神亦往
焉觀其苛虐而降之禍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
亡也回祿信于亭隧商之興也禱杌次于丕山其亡也
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鶯鶯鳴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
王于鎬是皆明神之紀者也

襲號

說苑號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立鉞在西阿公

懼而走神曰無走帝今日使晉襲於爾門公拜頓首覺
召史嚚占之嚚曰如君之言則辱叔也天之罰神也公
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僞告其諸侯曰虢不久矣
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嘉大國之襲于已也何瘳三年
虢乃亡

興宋

江南李後主時大宋將興忽見州城上有神現頭如車
輪額上有珠光燦如日月軍民皆看數日而沒今天王

樓是也

理廣桑山

神僊感遇錄唐韓滉廡問浙西嘗有不軌之志有李順
夜漂船不知所止及明泊一山下上崖見一烏巾古服
引至一宮有一人自簾中語曰欲寄金陵韓公一書願
以煩君順受書出門因問贊者曰此為何處恐韓公問
是何人致書答曰此東海廣桑山也是魯國仲尼得道
為真官理于此韓公即仲由之後身也性強夫子恐其

綴刑網致書諭之順還投書韓公發視之皆科斗之書
不可曉詰問其由以為妖妄訪能篆籀之人有一客龐
眉古服自詣言識古文韓公以書示之捧書賀曰此孔
宣父科斗文也曰告韓滉謹臣節勿妄動客出門不見
韓了然自憶克保終始一云孔子為太極上真公治九
疑山

往靈芝宮

東軒筆錄王平甫在朝一夕夢至水殿榜曰靈芝宮有

人邀平甫欲與俱往又有一人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俟他日迎之平甫恍然夢覺禁中已鳴鐘矣平甫每自負為詩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聲夢覺時後四年平甫卒其家卜之曰君嘗夢往靈芝宮果然乎卜曰然又三年曾阜夢與平甫會傍一人曰平甫已列僊官矣

北斗君

幽冥錄許收夢烏衣吏奉六封書曰府君當為北斗君

陳康伯為北斗簿既覺陳康伯來收語以夢康伯曰我嘗作道師歟不過作社公令得北斗主簿余為忝矣明年許與陳同日而卒

南明公

真誥召公為南明公揚子雲為北斗方鬼帝周公為北帝師季札為北明公陶侃為西河侯

脩文郎

王隱晉書蘇韶歿而復甦弟節問地下事韶曰顏淵卜

商為地下修文郎其餘不能盡識也又蔡邕亦為修文郎

圍編郎

陶隱居真誥紀瞻為天北修門郎代田錄為之侍帝宸有八人徐庶龐德爰愉李廣王嘉何晏解結殷浩如世之侍中莊周為圍編郎一曰為太玄博士顧和為執蓋郎

著靈

圖經梓潼帝君姓張諱亞子其先越雋人因報母讎徙居保寧府梓潼縣之七曲山自秦伐蜀以後世著靈應宋建炎以來累封神文聖武孝德忠仁王又梓潼帝君廟俗稱文昌祠初祀於蜀唐玄宗幸蜀封神左丞宋元祐二年加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帝君嘉熙間蜀破民多徙錢塘而蜀人牟子才等請立廟于吳山其旁立二童俗稱天顰地啞是也方神在蜀吳曦將叛之前數月神思昏擾夜數躍起寢中叱咤四顧或終夕不得寢意

頗悔欲但已其弟睨力慫慂之曰是謂騎虎可中道下
耶曦家素事梓潼自璘玠以來有禱輒應乃齋而請是
夕夢神坐堂上已被赭玉遂謁焉因告以逆且祈十年
之修永神不答第曰蜀土已悉付安丙矣又曰安丙才
足辦此既寤大喜蓋丙判隆慶府曦偽授為丞相長史
託以腹心丙陽順而陰圖之結楊巨源李好義等勒兵
誅曦其他靈驗不可縷數又文獻通考英顯王廟在劔
州即梓潼神張亞子仕晉戰沒人為立廟唐玄宗西狩

追命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咸平中王均為亂官軍
進討顯靈立功詔改王號修飾祠宇

破盜

項羽為卞山王據吳興太守正衙為祠太守避不敢居
每蒞任則殺牛祭之不然立死唯臨汝侯蕭猷至每享
神輒對飲盡歡比散神像亦色赭又嘗為猷破大盜

海山院主

白居易為海山院主

芙蓉城主

歐公詩話石曼卿卒後有人見之者恍惚如夢言我今
為僊所主芙蓉城欲其人與遊不得忿然乘一青驪去
如飛又張師古括異志慶厯中有朝士晚赴朝見美女
三十餘兩兩並馬而行觀文丁度按轡於後朝士驚問
丁素儉約何姬之衆耶有一人最後朝士問曰觀文將
宅眷何往耶曰非也諸御女迎芙蓉館主耳俄聞丁卒

三天司直

一說顏回為明晨侍郎後為三天司直

九江真人

宋元豐間于立禮舟至落星寺舟遂沒立禮為人導至
一官府見一牌曰三江都水使者九江真人真人云立
禮算未終令速送出門立禮詢吏曰九江真人為誰答
曰大丞相劉沆也

治青城

鬼谷子姓王名詡為太玄師治青城山

治王屋

宋許吉過王屋山見丞相龐公籍道服從三四童而行
吉詢童曰此丞相龐公乎童曰然吉曰何故遊此曰公
作王屋山道君治此山也

破蚩尤

關忠義雲長初不聞為神至隋世於荊州玉泉寺見靈
跡宋崇寧時蚩尤神主鹽池帝勅天師張虛靖召雲長
勝之鹽池始復故因封為崇寧真君今所傳祠廟尚有

破蚩尤畫壁按黃帝經序黃帝殺蚩尤其血化為鹵今之解池是也則蚩尤之主鹽池其說久矣

潰蕃寇

唐天寶元年西蕃五國來寇安西奏至上詔不空三藏入內持念不空誦護國陀羅尼方二七遍帝忽見神人五百帶甲荷戈在殿前帝問不空對曰北毗沙門天王副陛下心往救安西也其年安西奏城東北三十里雲霧冥晦中有神長丈餘皆披金甲鼓角大鳴地動山搖

經二日蕃寇大潰斯須城樓上有光如天王見形因勅諸道節鎮所在於城西北隅各置天王形像

江湖散仙

杜少陵生為文星典吏及其歿也又與李青蓮等俱優游江湖稱散仙

蓬萊都監

陶隱居為蓬萊都水大監魏鄭公為太陽都錄大監

從征

韓愈黃陵廟碑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

舜之妃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為湘君而離騷九歌

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解云湘君者自其水神而

言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返溺死沅湘之

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

帝舜之后配靈神祇無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為夫人因

以二女為天帝之女然要之璞與逸俱失也堯之長女

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

故九歌辭謂娥皇為君謂女英為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

助討

宣室志韓退之晝臥見一神人謂曰帝命與卿計事愈起整冠神人曰威粹骨絕國世與韓氏為仇今欲討之而力不足何如對曰臣願從大王討之神人頷而去於是書其辭置於坐側數日不能解十二月愈卒

蒼王

京師百司胥吏每至秋必醵錢為賽神會因醵飲終日
其神曰蒼王蓋以蒼頡造字故胥吏祖之

蔣帝

金陵圖經漢末蔣子文為秣陵尉逐盜鍾山北傷額而
死嘗自謂骨相死當為神及吳大帝徙居建業子文乘
白馬執白羽扇見形故吏白吳帝為立廟不爾百姓大
疫權猶未信翌日復見於路云當令飛蟲入人耳後果
如其言帝乃立廟于鍾山封子文為蔣侯權因避祖諱

改鍾山為蔣山晉蘇峻之亂鍾山神同蔣侯為助且曰
蘇峻為逆當共誅之後果斬峻宋明帝初四方兵起求
救于神封為蔣王齊永明中崔惠景之難迎神還臺以
求福祚事平授以帝位梁武帝時魏軍圍鍾離蔣帝報
夢許扶助遂挫敵人凱旋之日見廟中人馬各盡泥濕
南唐追謚莊武帝

華陽洞主

東方朔為華陽洞主

淮陽土神

宋田畫字聖君陽翟人徽宗時知淮陽軍一日小疾不出軍之人盡見聖君擁騎從騰空而去就問之死矣或曰為淮陽土神

俞兒

見溪

壤子

酉陽雜俎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曰姓張名單字子郭

夫人字卿忌有女六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小者奪筭紀三百日筭一百日一說竈神名壤子

金馬碧雞

漢宣帝頗修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祭祀而致遣諫議大夫王褒持節求之至蜀而卒按益州漢雲南郡名

穀父蠶母

續仙傳三川饑有三青衣童子語人曰世人厭棄五穀

地司已收五穀之神矣可相率祈謝穀父蠶母之神當致豐穰

館羅池

唐韓愈羅池廟碑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侯嘗與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于時而寄于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通夢于翼曰館我于羅池其月丙辰

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
死明年忠翼使謝寧來京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
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

主長白

東坡詩注歐公子仲純父嘗與東坡說吾夢道士特告
云吾受上帝命汝為長白山主者何祥也後一年純
父卒

黃囊

天山有神狀如黃囊六足四翼渾沌無面目能識歌舞
名為帝江一曰鼓神

青衣

眉州青神縣治北有青衣神廟昔蠶叢氏服青衣教民
蠶事後人立廟祀之

彷徨委蛇

野中之神名彷徨澤中之神名委蛇水神名罔象丘神
名皋山神名夔

神荼鬱壘

見元日

閻羅王

隋時有人病篤忽走至韓擒虎家云我欲謁王左右問
曰何王曰閻羅王子弟欲撻之擒虎止之曰生為上柱
國死作閻羅王亦足矣因寢疾而卒

炳靈公

五代史後唐長興四年封東嶽三郡為雄威將軍建康

志大中祥符元年奉勅封炳靈公廟在建陽府城西

化熊

左昭七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
曰寡君寢疾于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夢黃
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
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
淵實為夏郊三代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
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操蛇

操蛇夸蛾太行王屋二山之神名也出列子湯問篇

出獵

稽神錄浙西僧德林少時遊舒州路見一夫荷鋤治方丈之地左右數十里不見居人問之對曰頃時自舒之桐城至此暴得瘡疾不能去因臥草中及稍醒日已昏矣四望無人惟虎豹吼叫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從如大將至此下馬良久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到桐

城縣下遂上馬去倏忽不見惟二卒在焉某即問之答
云此茅司徒也常夜出獵虎憂汝被傷故護汝更欲問
即日已出矣二卒亦不復見其人即起行至桐城頃之
疾愈以所見之處立祠祝之德林至舒三十里及回則
村落皆立茅將軍廟今呼為茅司徒

侍遊

古今詩話宋呂誨為御史出知安陸一日燕坐忽見碧
衣人云不久上帝南遊炎洲命子為糾正羣仙賜公清

涼丹一粒吞之遂不見公捐館有朱明復渡湘見公乘
玉角清鹿左右數百人明復拜曰公已仙乎公曰吾侍
上帝南遊口占詩一篇落句云我今從帝為糾正更有
何人植柏臺數日間公謝世

尼渠遺囊

北史劉聰有子約死而復蘇言見其祖元海在不周山
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國無主待汝父為之汝父三年當
來約辭歸道過一國曰倚尼渠國與約皮囊一枚曰為

吾遺漢皇帝約持歸置皮囊於儿上俄而蘇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曰倚几渠國天王敬訊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又曹植亦為遮須國王

浮提交政

宋寇萊公有妾名舊桃隨公南遷再移光州舊桃泣曰妾前世師事仙人為俠今將別去敢有所托願葬杭州天竺寺萊公諾曰吾去非久也汝何之桃曰吾向不言恐泄陰理今欲去言亦無害公當為地下主者閻浮提

王也公不久亦亡有王克勤者見公于曹州境上擁騎北去克勤詢後騎曰公何往答曰閻浮提王交政也則公果為閻浮提王矣

五正

勾芒木正祝融火正蓐收金正玄冥水正后土土正

四靈

四靈四方之神也韻府朝四靈于九濱又八方之神曰

八靈

獄神

唐中宗封西獄為金天王玄宗封東獄為天齊王中獄
為中天王南獄為司天王北獄為安天王宋真宗加號
中獄中天崇聖帝東獄天齊仁聖帝西獄金天順聖帝
南獄司天昭聖帝北獄安天元聖帝大中祥符間又上
五獄后之號東獄淑明后南獄景明后西獄肅明后北
獄靖明后中獄正明后

鎮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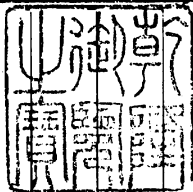
唐玄宗封東鎮沂山為東安公南鎮會稽山為永興公
西鎮吳山為成德公中鎮霍山為應聖公北鎮醫無閭
山為廣寧公

海神

唐玄宗封東海神為廣德公南海神為廣利公西海神
為廣潤公北海神為廣澤公宋康定二年詔各封為王
瀆神

唐玄宗封河為靈源公濟為清源公江為廣源公淮為

長源公宋康定二年詔各封為王又按唐通典封封獄神
鎮神海神瀆及天下名山俱分命卿監親詣備禮祭告



山堂肆考卷一百四十九